

作为政治舞台的制药公司-Gilead 2019 股东年会

我 2016 年¹、2018 年我出席 Gilead/《礼来》/吉利德 Sciences 科学制药公司的股东大会，代表朋友 McRitchie 宣读他 Right to Act by Written Consent (股东书面同意即有权表决)的提案，终于获得通过，2018 年会上我也代表老朋友 Chevedden 宣读他的“独立董事会主席”提案²。

今天，我又提前赶到同一会场。人数比去年少了很多，只有二十来名公司的人和三十来名股东。公司的秘书长来到我的座位问候，会议开始后，除了形式上的前 4 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宣读第 5 号 Chevedden 的“独立董事会主席”提案。我特别指出公司的股价从五年前的 88 美元跌到今天的 66 美元，而去年的高层报酬提案只得到 89% 赞同、低于普通公司得到的 95% 支持率。Trillium 资产管理（社会责任投资公司）的女士接着宣读第 6 号提案，要求公布税务削减后如何分派节省下来的款项。当场的初步统计显示第 5 号提案得到 29% 股份赞成（不如去年的 45%），部分原因是提案中批判的 CEO 兼董事会主席已经退任；第 6 号提案得到 2% 赞成。我会后与 Trillium 的女士交换名片，希望以后合作。

正式议程结束后，刚上任两个月的 CEO 简短讲话后，由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报告公司业绩，然后是股东提问时间。一个穿着鲜红披风的年轻女子站起来，抨击《礼来》公司高额的药价无法承受，连纽约市政府都不让医疗保险公司报销《礼来》的药品了。公司的一个主管站起来，回答得无关痛痒，一个年轻的男子粗暴地打断他，痛斥公司的贪婪，会场差点失去了控制。我接着发言，指出两个股东提案和两个股东发言，都涉及到高层报酬的政策，正是因为美国公众对高管高薪的愤怒，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从去年开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 CEO 与中间雇员的收入比。我们公司作为高度专业化的制药公司，中间雇员的收入很高(\$163,963)，但收入比竟然高达 158 倍。公司对此有什么政策？另一个公司主管站起来，回答说去年 CEO 收入高 (\$25,961,831)，是因为他要退下来了，为了感谢他 28 年的工作，给他不少股份，但并没有全部兑现。我没有进一步指出：兑现后会更高，就像就他之前任 CEO，十年期间得到近 10 亿美元的报酬（但公司的股东材料却只显示他获得 1.53 亿美元）³，因为我已经决定要正式提案到明年的股东会议表决。最后，有一个老人股东提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Sanders 的全民医疗保险方案，问公司有什么政策。CEO 回答说公司在全世界开展业务，不会因为美国特殊，为全民保险补贴（降价）。

医疗保险危机和越来越荒谬的高管高薪体现出来的贫富差距这两大美国社会问题，现在突出地体现在制药公司。今天在坐落于硅谷/旧金山湾区的《礼来》公司，又身临其境，置身于舞台，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以来的 Yahoo、Cisco、Google、HP、Apple 等国际瞩目的股东会，以企业治理的视野推进社会改革的事业。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9 年 5 月 8 日]

¹ 赵京：“新兴的制药公司 Gilead”，2016 年 5 月 11 日。

² 赵京：“制药公司 Gilead 的 2018 年股东大会”，2018 年 5 月 9 日。

³ Better Ways to Measure Your Boss's Pay: Summary compensation tables massively understate what executives earn and don't tell investors what they need to know, by Stephen Wilmot (<https://www.wsj.com/news/author/8319>)